

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傳三十九

雜傳

呂震　史明古

呂尚書震在禮部時文皇帝數自將伐北邊吏部蹇尚書義户部夏尚書原吉皆切諫上上不聽一日上問原吉曰今糧儲足給幾年原吉意上又將出師因詭對曰才穀半

年耳上疑其誕乃令中官及御史按之則十年尚有餘也
上大怒以原吉等朋黨欺妄居嘗憤詈時兵部方尚書賓
提調靈濟宮日有中使至宮賜香數語賓以上怒故賓惶
懼自縊死朝房中有司以聞上立命剉其屍且械繫原吉
錦衣衛獄以震兼領戶兵部事時變起倉卒諸大臣相繼
罪死上怒不已中外洶洶咸不自保上慮震自危親諭之
曰茲事卿本無與朕坦懷相期毋得自疑但當為朕盡忠
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隨震起居以防之密勑曰震萬一

自盡爾十人者皆代之死震乃頗自安震聰明絕人每朝奏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愈多皆自專請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又嘗扈從上北狩上駐蹕敵地見碑立沙磧中其文具在率從臣讀之後一年上與諸文學語及碑因詔禮部差官往録之震奏曰臣當時與讀此今尚記憶不須遣使也遂請筆札於上前疏之上不信密使人至敵中拓其本囬校之無一字脫悞其强記如此

尹昌隆史明古

尹昌隆者江西人也洪武中舉進士魁天下授監察御史建文初人主視朝頗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也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如有不及焉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於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

疲於候伺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流為陵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方非為社稷之福也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遍行天下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及太宗文皇帝舉兵南向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奏章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文皇帝入南京命

捕齊泰黄子澄方孝孺昌隆等為姦黨同驅出戮之昌隆當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按也上乃命緩昌隆刑閲其奏上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則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若是之酷朕亦無此勞苦也特詔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爾往事之爾能盡誠輔導朕不忘爾昌隆頓首謝永樂二年册立皇太子授昌隆左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宮隨事匡諫多所補益太子甚重之後陞禮部主事尚書呂

震方承寵用事羣臣無比當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適有事往白震怒不應昌隆未喻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為昌隆踧踖而退謀於所知者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舊事東宮皇太子素知公何不啓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依所請震大怒遂奏昌隆傲慢狠愎事多專行臣以職守相臨為所拒無屬官禮且身為王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假

託官僚怙賴恩私陰欲樹結故不之父而之子其潛蓄無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言昌隆身事庶人名在黨籍僥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叵測其行匪良不宜任用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赦復官丁父憂歸後起復至京往謁震震愠言接之入理前奏詔繫昌隆錦衣衛獄且籍其家上方廵狩西京凡下詔獄者率輿載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昌隆以曾經保奏為長史乃坐以共謀詔公卿雜問昌隆初

不服力辨不已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獄具上
冎死夷其族是年震病面疽病不可忍宛轉床褥間常
號呼曰尹相尹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隆守欲殺之竟
死

平思忠 史明古

平思忠者吳江人也少為縣吏役滿歷京考選授禮部
主客主事于時明興四十年矣中國强盛蠻夷嚮慕文
皇帝方事招懷諸國朝貢者踊踵交於道路烏蠻驛至

不能容勞贈晏犒館餼無虛日率主客主之思忠有精力勤敏過人遇事皆應機立辦尚書呂震皆器之陞為郎中嘗以事下獄適北使入貢新任主客者區畫皆不稱旨上怒震因言思忠等以微累禁繫罪不至去官且習外國事乞宥之以收其後效旨可即日赦復任初有楊弘者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為刑科都給事中敢直言上特擢為陝西左布政使吏部以弘陝西人例不該除上曰非爾所知也後不為例弘亦以本貫辭不許蓋

是時有楊太監者數人在陜西故上以弘往制之也他日上諭執政曰楊弘初去時頗肯言事近日又默然矣可選清强有膽氣者一人往參政以察之吏部以思忠應詔上素識其名命之往而思忠有養子曰平安者私以綾羅度潼關為把關者所發解陜西布政司思忠時出行部弘命收而勿籍俟思忠歸私以物還之思忠感愧不已竟不敢有言嘗有某府一推官録事至司思忠知其素貪乃發怒杖之後其人解京因招嘗分事其贓

賂思忠刑部併逮思忠就考適有例凡貪贓官吏妄訐不已者㸔殺於市思忠乃誣服謫戍邊會太監劉馬兒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在主客久多識賈胡請以自從詔釋其戍給官帶辦事隨瑪勒西抵吐蕃烏斯藏朶甘隆達等處赤斤蒙古罕東安定阿敦楚遜哈密等衛及和卓額爾巴里賽瑪爾堪哈哩于闐諸國而還復免官家居以漁佃自給又數十年卒初蘇州府知府況鍾亦以吏員起家繼思忠為主事及思忠參政又以嗣其郎

中寮冢文承情分甚密鍾來知蘇州思忠往見之鍾迎候甚恭呼其妻子出拜謂曰此吾舊長官也飲思忠酒時正暑熱命二子扇之思忠辭鍾曰某忝知貴州非無僕隸可給使令但欲使小兒輩知公為吾故人耳其敬之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始以事干鍾人以此多之初思忠未貴時知縣蔣奎嘗延一相者問休咎徧視在座者其言皆不大了了思忠時給事堂下相者數目奎因呼上使相相者曰此人他日當貴至三品然不終奎

大笑相者去奎謂坐客曰術士之妄如此一小吏安能頓至三品乎後奎坐事自殺同僚無一顯者思忠竟如其言

陳奉時 李承箕

陳景秋字奉時白沙先生仲子為邑庠生稟餼者十餘年不得志於有司者四舉矣奉時作科舉文字示人人稱羨之則眼平而色怡知其性氣者每見其文但一過目不復出一語相詰腰背戍削不飲酒頗好度曲事繼

毋順毋亦偏愛之故其婦女亦被寵於姑順之應也增城湛民澤曰弘治已未先生謂余曰景陽今其悔乎駸駸乎反正矣未幾時奉時暴病卒吁可怪哉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說者以為曾子之謙辭也其易簀之意非歟奉時壽四十五年不可謂折夭矣顧吾所壽於今與後者何如豈曰年哉奉時少年時不自顧惜傾意柔曼造戲具招歌兒遊衍其間先生悵然曰李泰伯自為墓必取陰陽家所謂絕穴者殆為是哉

予聞先生出斯語大驚焉既而奉時亦欲勉强所當為與所不為掃宿軌翦狂奔之志收之桑榆齋志沉沉云

陳樂芸　李承箕

予南遊嶺海訪求古今之遺逸意丹砂寶才之鄉庶幾有隱君子吾將求而得之其人不可得吾將求其詩書彷彿其精神而得之乃聞古岡昔有少丈夫陳樂芸者其風可想也其詩曰箕踞長松下忘情白髮新城市有名利江山唯白雲予曰美哉少而忘世始而徹終塵視

斯世而不忒者乎漁家詞曰前江水順水平流漁婦移
舟折海榴折得一枝簪緑鬟怕歸渡對人羞曰美哉華
而不逞樂而不流不愧其冥冥者乎山水詞曰水何碧
雲何黄漠漠然真是水雲鄉水雲鄉梅灼爍一夜東風盡開却幽
鳥飛來不知去幾許芳心欲偷啄曰美哉休休乎心乎
悠悠乎迹乎散乎留乎其得於天者多乎是奴僕命騷
之苗裔歟何思韻之深長也樂芸自六七歲時在蒙學
中為諸童子引詩對或一一代為之得筆墨不煩取于

家家人異之凡書一過目輒成誦師兼授以試之畧不為困十餘歲時能長吟不起草鄉先生每以為莫及而知詩者皆知其駸駸乎將薄乎古人也年廿七以没家人失其稿得於人所傳誦者止此且夫詩苟美矣雖一句傳於後世可也士苟賢矣雖夕死可也予嘗北遊過襄郢之間秋風時來誦邢居實之三疊而悲斯人之蚤亡也夫涉世而後才豐棄人而後天全異乎古所云斯人之流所謂造物所忌者非耶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稱

是天之所寶者其在斯人之名乎

阿留　陸容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獃無狀嘗使執灑掃崇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于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為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長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能悉記則闔門拒之家畜古尊彝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

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岐生者為之持斧鋸歴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生上無下向者家人為之哄然舍前植新柳數株素恐為隣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留曰汝能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為之濃淡參停一如素能屢試之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勿棄砂石至

恐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獃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為造命者所知遲鈍踈濶者又不為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才則廢棄隨之於戲今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王昌　祝允明

義興人王昌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昌一奮土去數尺或抵塍塍為之動嘗餽運昌肩舟之梔

而担馬前後菫十鍾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攝我耶雖百人胡能為衆恚集隣船得百許人爭欲撃昌昌持檣拂左右左右及拂者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蠅蚋紛然起叢薄間眂之有巨蛇長數十尋昌走不竟蛇蛇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捉蛇尾而振之舉投空地逮地死矣途間遇摶虎者持鎗戟來昌弱其具都折而置之自拔巨竹削其端使廉甚水以和之火以堅之方俯僂治竹未就虎突至後昌不及運竹便

以兩手揸虎兩膊又空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背後樹杪毙焉昌或久虚其力輙手足撼掉不自休逮犇山中擢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碩石行百匝雨無為于室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搯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艦衆莫置之水造昌廬命昌昌病命女女往辟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行連其名呼曰昌四白石翁云聞之其鄉人

岐山叔父侯一元

二谷子曰茫乎幽沕哉天道余莫測其倪焉每旋觀民故覽察所由未始不泫然悲也世常言禍福有本自淑慝生以徵諸耳目所睹記常不酬時大乖刺焉儒者多方則捄之以經變曰理從而數迕者也從者經迕者變欲以籠其紛糅納諸環中余嘗贅若說以為善惡自人所祈嚮有殊耳禍福者遇也無緣而行猶寒暑晦明也時然而然寧有所繇者耶故君子不沮喪不雄成不逆

來不蹠往油油然從而徂斯不亦達人大觀也哉生死
之於禍福大物也而生死有大較焉曰修短修短有大
較焉曰正變自箕範明命極福以示威嚮民莫不尊壽
而賤夭樂夷而怵難有蹈所惡則相與翹其疵纇以明
有名若裴氏之前鑑子安是己尋其言有條余獨以載
籍所稱箕勤其官而卒水死楚妃需符而入漸臺之下
李白才也没於采石杜甫志比稷契漂死蜀江張世傑
營宋社稷身禱盲風不霽竟覆崖山此數子者當安所

獲戾而至是易曰過涉滅頂凶無咎此言行不自已則無所咎也且王子安文行不掩未聞其有大詬也並時而生者巨慝大懟貪狠窫窳之徒衆矣咸壽終于寢不聞他患以勀方之不猶愈乎而謂禍福由天意奪此與彼何其傎也凡修短不齊齊於盡所由盡不齊齊於化由今鑒古腐骨一矣在所存而已誠有所存雖湘江流人吴門放士會稽巫女名隱隱磁磁而傳後世自汙泥顯無所存則雖錮南山周石椁為藏送者畢乎同軌前

紼萬人數世之後無餘處矣是以莊生齊蔦蟻𦬊晏明不在我王孫富人而用倮葬非詭情而妄誘也彼亦有大揚推以然悲夫余岐山叔父為人修文慎行鄉黨稱寡過焉弗逢有司以貢上春官業國子訖事還至浙風於錢塘溺焉余既盡傷骨肉而重哀斯文背膺交痛咽弗語者久之客或謂余岐山子之死非天道矣禮云君子不弔溺為忘孝也自昔而僇之獨如岐山子何余曰六經自秦火後多贋而禮尤甚果若所云則是澤國之

民終不可為孝而箕以下凡水死者皆不得奠楹致容比於齊民抑何不幸之甚也凡禮經踳駮多是類不足患掊擊余既粗明天人之際復次叔父之行較著者一二以發其凡俾誄者有擇焉叔父興寧公之後興寧公仕興寧也惠于政民尸祝之再傳乃至叔父有昆弟而伯考無嗣以叔父嗣叔父之考鄉俾人長者也賢叔父愛之雖外嗣常父母之不使叔伯已考卒叔父行三年喪士友諫不可則請期衰而心斬是歲當大比士故事

士大比不得辟期以下喪而新督學某公者有嚴聲士
人人自惴用是學官以法强行叔父比至則前泣顧納
巾服為編氓終喪督學不可意弗信愈益督切之俾為
文文不滿數行手卷僇然以白督學督學嘆曰允哉孝
子乃欲以不終試丐吾罷舉也雖然以文則子不當廢
卒舉之夫人道孝為大孝善喪為大俗之敝也齊斬而
御酒肉越紼而從慶勞或乃秉而講牢卺安錦稻若平
時命曰借婚仕者喪未斷有所規取即竄文書損月日

變服而趨利嗚呼孰有自致至隆抑捽從禮復裓心哀痛不疚聲利如叔父者耶叔父既嗣伯考襲有其廬乃獨處廬東偏而以其西偏居其生父昆弟之遺孤㝼人曰岐山子哀其猶子而借之居廼後叔父竟不言借借者久之亦自以為已物則反數有短長謂叔父盍歸我直我且出而其責直高叔父如所責償之無吝色人曰岐山子乃以已直市已居也此亦世人所錙銖較者叔父尋丈而委之叔父美髭髯工談討與人言時時雜以

諧謔莫不雅循有致凡人情物曲委瑣蕪穢者自叔父
發之即融洒閑暢文采琅然聽者不忍去以是歡於人
人至其臨大是非謀大疑凜然槩𩦛不求調於人人亦
以是重之知其非無町畦者也嗚呼已矣訃之日邑人
士無賢愚疏戚知不知皆為流涕哀誄並興有黃鳥之
餘悲焉傷哉叔父今且驂虬秉螭從文魚而侶伍子入
湘弔纍及河𠳐狄古之人若林咸希風而來最皭然泥
滓齊光日月豈復戚戚兒女情哉知叔父者其無嗷嗷

然以怛化為也嗚呼悲夫二谷子曰余所次岐山叔父之行事不能什一爾乃余則以為人道莫尚孝慈者矣叔父致孝而不閡于制務恤孤而弗效之尤也豈非難哉乃其細小則薦紳先生類能傳之然亦得其一曲以言乎大全猶有憾焉往余遘叔父金陵也蓋同臥起連觴豆數日乃去云叔父法語森森與之處日起畏余業已怪憚之昔武帝謂東方生何言之善竟得其死叔父平生語多詼今不詼顧益莊聽之乃無一語不依于仁

義將別送余都門手而曰語我二子讀無嬉我且旋至言琅琅然未絶乎余耳也魂黯黯焉期而至悲乎悲乎叔父之所不可傳者逝矣夫雖然叔父不斷悲而悲人聞而莫不𪗋咨不斷傳而傳君子有美言煥然而簡編令百世之後咸知叔父之賢也叔父雖枕流入齊以禍終亦優于屬纊遷寢遠矣

乞市者 陳鶴

武林山中有乞市者衣裂履穿貌舒而心逸索人食獨

寛一市人疑以問乞者則曰吾戰卒也主軍陣三歳而不一敵卒多死惟吾善走得存不若往丐之爲愈也市人聞而責之曰爾何不義若此矣今海夷之延禍也民業凋瘵農蠶不時吾延頸以望戰傾耳而待捷爾何不自奮亡命而不思耶乞者曰吁公謬罪我昔者士卒連部運旌而示令者惟主軍一人焉軍令吾進則進之令吾退則退之于凡策畫變見以出勝負者一皆主軍之所施非吾卒之能奪也今府庫之入歳且七八而

布於名募者六焉坐飲臥餐曾不知習練之勞奇伏之訓一旦赴江川昧地道突然夷來弓刀自廢當是之時惟知走之為豫也主軍不能以自罪而歸於部長部長不能以自罪而歸於行伍行伍不能却且罪且死矣吾安戀升斗之餉以寄命於卒哉故寧以乞市自終耳雖然吾乞有年今亦有得於乞者我自朝至夕經千舍而千乞焉然與之者不為喜抗之者不為怒多寡亦不為計也饑而食焉飽而息焉或絶吾乞亦坦然以嬉無富

貧之動慮無骨肉之累情遠鋒鏑忘勝敗逍遥乎閭巷
任所寓而為之家今吾年且六十餘矣以百約之則來
者少而往者多也知其進亦不可以成功拜侯故退而
乞市以全其身耳非袖手視敗以甘為不義哉陳子聞
而嘆曰若乞者似亦有道者之流歟余嘗觀上世百勝
之師矣必先練其兵卒以待其敵一或有勢不可則出
奇設伏以收萬全之功今安有不習技而能幸勝者哉
乞者知其故且自度師必無終遂乃匿形于汚流以遠

禍害隨緣寢食淡然得失之外其較之千金之子勞薄算計費直為子孫憂消長抵死而不悟者不亦遠甚耶

中官 羅虞臣

原子曰中官之寵其來尚矣浮陽比伊霍之勲貴亭視良平之畫蓋自桓靈之際烈矣唐興建五局之號立令丞之職降於天寶衣朱紫者動以千數世主昏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見顯元振以援立致奮及至凶悖參會黨類殲滅王室亦夷跡其盛衰之原亦國家安危

之繫也然古今之論中官必曰善佞曰貪賄善佞貪賄二者誠足以誤天下而誤天下獨不在中官何也今善佞貪賄之巧莫過於士夫茍順茍容結納左右求親媚於主上及至得意乃挾主威以阻天下之士氣誇主寵以樹天下之朋黨窮主欲以盡天下之財貨蔽主聽以亂天下之是非是病天下之原也夫中官固刑餘之人而掖庭房闥之職也聲名無耀於門閾肌膚靡傳于來體而責以君子之行非其任矣何者中官善佞貪賄固

昏主之所惑也而明主所易察也是故不足以誤天下若士夫善佞貪賄之巧雖或明主莫之能辨矣是故誤天下多由於士夫士夫實有誤天下之奸而以其誤天下者歸咎中官欲起而擊之此禍亂所由成矣昔張讓詰何進曰今天下憒憒非獨我曹罪也卿言省内穢濁公卿以下清忠為誰悲夫斯可以愧士夫矣明興高皇帝初定宦官之令止給宫中之役置監有十尚膳以掌供養尚寶掌符璽尚衣掌冕服司設掌車輦牀褥帳幔

內官掌成造婚禮粧奩幷諸內使貼黃宮中器用司禮掌冠婚喪祭之禮儀制帛及御前勘合御馬掌廐閑與諸國貢獻典牧所屬印綬掌誥券貼黃選簿符驗直殿掌灑掃神宮掌守奉園陵其官級次有太監少監監丞之等長隨奉御之號至鐘鼓惜薪兵杖織染承運司鑰諸司局庫之屬皆用宦者為之各令食職於內無得干政待之極嚴始未嘗不憂其漸起而思壓絕其原也逮自文皇永樂以後增至二十四監是時詔以李恭等守

備邊鎮然止西北路一二要害之地耳恩寵之任肇自
章皇中官始盛內而惟幄論事外則鎮守諸藩故使廣
以採珠奉命守邊以監督見委司織造於吳杭通貨物
於洋海買善馬於西北啣命四出旁絡道路斯亦陗塹
潰壊之漸矣然而倖路未啓大臣尚知據法劉永成宦
者也有軍功而沒天子議欲追封伯爵內閣力爭曰祖
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竟寢不行然蟒衣玉帶之加
褒亦少濫訖於毅皇正德之間爵及家人勑由內降賞

封之制可謂不檢矣豈非其初略於澄本塞違鑒微識著之義哉惜夫故自已已之變廷臣議欲遣使迎復輿安面折羣臣曰爾輩故欲答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莫能答成化時帝嘗決事於内大學士彭華曰請得如先朝故事名見面議遂託諸常侍奏聞有頃帝御文華殿名華等見華言昨准御史奏減京官俸之半然文官尚可武官不免觖觖須陛下大發明詔以慰人心帝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華等頓首呼

萬歲而退於是諸常侍笑曰常言不名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因名華等為萬歲閣老云由此觀之士夫之行無以服其心故羣譏笑之余按自宣德以來表其德寵著惡與士夫所釀成之者於篇蓋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使後之君子得攷焉他無所與成敗則不著自文皇時有孟繼章皇時有陳蕪蕪交趾人帝為太子時蕪得幸帝即位賜蕪更王姓名瑾常從征武定州還受賞金帛寳楮累巨萬又以兩夫人賜瑾官其養子陳

林亦從瑾姓曰王椿及景皇帝立瑾常有疾帝遣醫往治復遣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否旁午道路不絕瑾卒又命官其奴與其從者一十二人賜鈔五十萬緡恩寵之篤莫與比然瑾性嚴謹睿皇時則王振方振未貴楊榮楊溥楊士奇同時秉政然議懷私便內幺猜忌遂迭請告展省振乃乘間摭拾三楊之短會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有司奏逮治榮溥曰謨罪當死士奇曰宜論謨因公律士奇與謨同鄉故解之爭久不決振間言於上曰

三楊皆私坐死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帝韙之因
信任振從此奏白多裁決於振矣居亡何振又發楊榮
受宗室賄請覆案之榮竟以憂憤死振權日重學士劉
球上封事請因天變削振權振怒遂用他事下球獄殺
之自時公卿畏禍重足一迹皆爭附振以免死為解振
又請征麓川自將遠討廣地荒夷濫費爵賞九溪貓獠
乘時不靖中國多釁耗矣至己巳之變振死於土木景
皇時有善增增恃寵多驕恣貴幸不及瑾振二人而聲

勢赫畏頗比於振是時公卿皆因闗說增誕日各奉土珍為壽盈門庭矣紀皇時有汪直黄賜譚勤直為人便黠得幸成化十一年妖賊李子龍坐出入禁中與宫人亂伏誅帝鋭意欲知外事乃任直刺事西厰會建指揮楊曅殺人事覺走匿京師賄大學士商輅等求解直知其狀奏捕曅辭連引其親屬楊仕偉等十餘人皆被逮下獄後曅死直又遣人盡没入其家得曅歳所結納諸當道簿欲入奏朝士夫聞者半噬指矣及直廵邊又發

都御史年俸賍巨萬下俸獄坐戍由是都御史官皆鎧甲戎裝迎直百里外伏謁望塵挨過然後敢起至入館復易小帽曳撒趨走唯諾自治供帳上酒食故京師謠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言卑靡而猥褻也而尚書尹旻王越都御史陳鉞御史戴縉王億皆以倚附得據寵位後直坐擅啟建州釁罷免獨王賜譚勤此兩人皆著謹媚然其權任不及直孝皇時李廣以方技進貴幸日篤勢傾中外大臣多用賄求弘治十一年

建育秀亭於萬歲山適成會少公主患痘瘡廣飲以符水遂殤宫中多歸咎廣久之清寧宫災或曰亭之建年月不利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禍災廣懼飲鴆自殺帝聞廣死意有奇祕方書遣人廣家索首得其納賄簿簿載某官送黄米幾百石某官送白米幾百石帝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耶左右對曰黄白金銀也帝怒命没入廣家於是言官請出簿竟案諸與名者急甚黄夜走壽寧侯求救不期會者十

三人由是事得寖毅皇時則有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陸閭初皆給事太子家毅皇為太子與相愛及即位益親幸由是日導帝狗馬鷹兎舞唱角抵之好宴遊無度尚書韓文等用功能進賞益加禄米四十餘石兄弟家人皆得拜封伯爵其傭奉為錦衣衛官一門數人國朝恩澤之封蓋自兹始焉是時中官布滿天下剗削黎萌劉盗縁間動揺區夏中官之禍至正徳極矣今天子詔定班爵之令侍中侯封悉見削黜九年詔罷天下鎮守備

監鎗官潛消國釁用章中興之治某謹按天順八年詔令裁革止江浙閩閫臨清五地鎮守其各邊正統前所置卒如故今百年未剗之弊蘊衷殆盡學士縉紳莫不喟然嘆興太平之基也功德施後世至深長矣初上在楚藩習見榖皇任中官之過及即帝位御之極嚴左右賞賜悉從古制有罪撻之至死陳尸示戒又禁天下幾省不得進閹腐小豎今給役省殿視先朝僅什之一二爾亦天子鑒昔思治之義也乃若近歲高忠麥福之徒

以建造頗見寵任然取過庸不篤無足數也其後五年禮部請收京師内郡自腐者一萬餘人第為三等上者給役宫中次者留應各王府補缺又其次者充海户皆得歲食粟錢如令然而非所以汰冗費杜僥倖之路也天子重違其議詔可之自此之後則民多腐身熏子求進用矣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五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七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湯汝梅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傳四十

雜傳

山人操舟 丘雲霄

止山子與程生君正將適越舟次城村有山人將之市呼渡甚急渡者曰舟楫具盡自渡而嗚嗚然也山人遂取楫放舟未中流漂蕩而下山人驚悸不自支將遡流

而順鼓欲左舟而右楫顛倒失措而舟愈蕩有浣童子紿之曰急跪拜可止山人即跪拜環江而視者為之拊掌絕倒山人力窮乃呼救甚哀為有力者没而渡之止山子顧君正曰子識之學不達於經濟使居位操政柄不至顛倒謬戾而淪胥以敗如若人者幾希其能免天下後世一拊掌耶故曰上者舟也下者水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蓋善操則濟不善操則溺

府君仁庵公　丁自申

公諱善字彥仁仁庵其別號也其先自蘇州籍居晉江之文山里元至正末隨父大皐公徙居城南門外二十里許是為陳江今族姓櫛居江上公所貽也公為人倜儻志大以才略雄於里中陳江故多巨姓著代年遠自公後至擇一二門第相埒者與為賓禮而諸族無不俛首承伏環江居負海而海潮所往來處其地鹵瀉宜生海錯諸鮮居民受廛以為業謂之海蕩沿海瀰漫一望數十頃大約廛以什計公有七八其二三則與公為賓

禮者得之而他不與焉國初更定籍版患編户多占籍
民官為出格稍右軍鹽二籍欲使民不病為軍而樂於
趨鹽公抵縣自言有三子願各占一籍遂以三子名首
實而鼎立受鹽焉其地無鹽之産而有鹽之征公之意
第急於應令然亦自知其後必繁衍果可無累於斯役
也觀此而公之慷慨好義可知已時海内甫定尚襲蒙
古色目之舊里社好為白蓮會揺惑衆志官雖為厲禁
猶弗戢有司廉公行誼使糾于鄉公發厲溝諸黨觸禁

白請以官治之新令方嚴而犯網者衆致獄歳久不能決奏下刑部逮公與諸黨至京連及公之長子俱繫獄按法奏十人以上大罪不實當論死而諸黨揚揚然得志謂公父子當庾死獄中即骸骨不能返丘墓矣會有寫真者高皇帝名寫御容酷愛其似忌復為民間傳寫幽寘於獄一見公歎曰公非獄中人也當有遐福索紙為公圖小影片幅以遺公且曰後當無忘余言是夜公夢獄卒唱云北風吹倒玉欄干救出獄中苦難白頭老

子歸去始知天意循環唱凡數過歌聲琅琅公驚起拊長子背曰傳神者之言豈固有驗哉已而果大風隕刑部欄石尚書檢獄察公寃覆訊再四陰致諸黨儆作白蓮社狀就衆中褫其巾幗諸黨盡伏辜無辭具獄奏聞乃治諸黨十八人編戍而出公父子於獄中其小影夾置衣領中以行公歸猶十數年老於家壽終七十八論曰夫𩔖仁庵公可不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者哉方公繫獄論死度生還無日矣向非大風明公之寃以儆夫

司寇者則囹圄之下幽同屋蔀何有於公之一死耶今吾子姓食指數千皆飽公之粒夫苟不力為善以不獲祐於天者非公子孫也申歲祀瞻拜公像見公時雖在獄中而眉宇英氣襲人彼寫真者得以鑒其貌而驗諸後毫髮不爽也抑古之所謂有道者歟

談參　邵圭潔

談參者吴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筭居湖鄉田多窪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棄以弗闢者以萬計參薄其

直收之傭饑者給其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為高塍可備防洩闢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為梁為苃舍皆畜豕謂豕涼處而魚食豕下又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汙澤植菰屬可畦者植蔬屬皆以千計鳥鳧昆蟲之屬悉羅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計室中置數十甒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甒魚入某甒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參且纖嗇惲費平生無紈綺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飯熟一卵

竅可容箸者鍤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以故參之貲日益窖而藏者數萬計然弗子僅有女女所適者某睨其藏久之一日參病亟某請曰翁脫不諱即誰嗣者參曰已有屬矣若將利之耶叱去之參死某乃謀戕其所屬者蔓而戕者幾人搆為獄官沒參之產某盡歸其藏云

郤子曰昔馬遷論貨殖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噫亦安所論巧拙哉莫巧於參矣參自奉不輕盡一卵有餘胡

為哉矧參無遺算矣於身後計懵如也巧耶拙耶噫千甔百甔歸一甔矣謂千甔百甔者巧耶謂一甔者巧耶余故論之使效參者評焉

潘屠　車大任

夫君子秉持人紀勸善懲惡猶必以神道而設教非語怪也欲以濟其勸懲之所不及故君子有不廢焉潘屠者名麒秀水人居新城鎮之急水橋素以宰屠為業孟子曰矢人惟恐不傷人甚哉其不慎於擇術之故而然

矣雖然世之為屠宰者豈鮮哉未必衆惡之皆歸稍獲令終無足怪異乃潘屠賦性兇暴先不知有母戕其母命又不畏天地神明雨暘偶愆輒加怨恨怒視三光其對天地父母也此屠宰之心也奪人財貨淫人妻女其視人之財貨妻女也亦此屠宰之心也見人强梁者附和之柔善者欺凌之教唆播弄致人繫殯而不恤其秦越視人之肥瘠亦此屠宰之心也新城鎮人畏之如虎惡之如蛇蝎壬寅秋八月二日身死越宿復甦語言動

作一如舊曰其妻大喜過望麒乃告其妻曰無以喜為也閻羅天子謂吾素行不義當受惡報第世人不信因果即自信者不親覿其苦狀誰則畏之是以死者受報生者不知往往作惡無忌上帝哀憫下民之無辜欲以洋梁普度之令吾傳示萬衆暫時放回何喜乎語訖遂操刀自割其陰曰以報吾之宣淫也又自摳其兩目瞳子曰以報吾之怒視三光也又自斷其喉舌曰以報吾之致人繫頸也又自剖腹割心曰以報吾之陰險賊物

也是時隣人相與錯愕驚駭連日遠近來觀者千百人其妻初猶恥之拚户而阻人入麒復告其妻曰閻羅天子正欲以吾示衆何阻焉但見其痛楚不覺直延至六日後方死同里居有諸生王道立者奇其事述而告之屠緯真緯真遂製因果記一篇示余余讀之歎曰因果報應之理從古有之使因果不足信潘麒之受報不宜若是酷且烈也彼其操刀而割孰令為之孰令受之如其知痛癢也何能强為即使不知割其一而已足何有

餘勇漸次為之直至體無完膚而後已乎緯真所云人死而受苦報不屬形骸俱屬神受是神也非獨閻君之神儼然臨之在上亦潘麒之神自為鼓舞承當於下蓋造罪者神而受報者亦神形滅而神不滅信斯言也真足以喚醒愚蒙而鍼砭膏肓也已或曰子言因果報應之彰顯者若此何以孔顏之阨盜跖之壽而天固有所未定乎無論孔顏即如世人有忠孝節義者反受屠戮之慘檮杌饕餮者或享富貴之福又何漏網至是也且

潘屠事誠足異何以止見於新城一方之人而他不多見耶余曰否否不然蘇子瞻謂雷霆擊不孝之人有時而不可測閻君處潘屠之事亦有時而不可測也不然物物刻而雕之嘵嘵然以示於衆閻君之威幾於褻矣夫生死幽明理至微妙孔門未嘗一切諱之不以示人而世儒見釋氏有輪廻三世之說動輙以韓愈藉口豈知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即韓愈亦不能別為之解蓋吾人所造之善惡即因也所受之苦樂即果也蘇子瞻又

曰吾人修德於己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至其子孫而定已久矣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蘇子固善悟此理者但三代而上其人多作善故壽考亦多三代而下其人多作惡故夭折亦多是以人相忘於因果如魚之相忘於江湖一在今世則罔悉前因安處今生則不悟來報而不知善惡感應之理毋論其遲速久近斷斷乎毫髮不爽譬之種樹者然前世因即種子也其生而後之受享則果之結實也又譬之索逋者然千金則

償千百金則償百其福業之淺深亦如其所償之多寡也生生世世循環不窮神識常存形骸可改論至於神似無可逃而人猶不悟者惑滋甚已余聞馬少師諱文升者其卒之明日里人有王姓者自鄉回遇公於途見公蟒衣玉帶騶從嵬峩若素日出師之狀拜而別焉歸家問人則公已告終數日矣生為良佐死為正神寧獨馬少師然哉近世士人有作感應篇者中間稱述大都類是是故吾人觀馬少師之事則為善者與焉觀潘層

之事則為惡者懼焉王生素以孝行稱乃亟亟然傳此示人蓋與緯真氏同一宣慈護法之盛心也雖然此但可為愚人設耳聖門謹獨之訓其嚴乎君子無所慕而自善無所畏而自不為惡固不待其回生以示衆而始知其不可忽也故曰此君子所不廢非語怪也

胡横江公　曾朝節

余友格齋盧君思道素受業胡横江公公捐館舍久矣思公之遺教不能忘自為述以書遺余京師乞為公傳

余童子時一再見公長乃知學已不及叩請盧君篤學
人也其於公甚深余乃採掇其大合於所聞庶幾不謬
誣焉公諱秉觀字尚賓行貴三十一別號橫江世居桂
陽州下鄉石燕坊父鯨甫母鄺氏正德壬辰正月二日
生公公質敏慧幼為舉子業游州庠嘉靖丁酉貢笈道
州從周合川公學合川公曰吾亦將往求師公曰師已
登科復何師乎曰吾求師非舉業求以學聖人也去此
六千里子能俱耶問為誰曰泰州王心齋先生具告以

先生之學公欣然曰吾將歸稟於親束裝往從抵安豐里合川公以公見先生先生喜其有志踰月公聞先生之教日有領悟先生與語不倦公亦遂忘歲月既三年告歸省先生贈之詩所稱許期望一時及門之士未嘗有焉將行而鎮江有欲迎致先生者先生即命公以其便代往寓東霞寺中三月闡發先生之學多所感奮竦竹溪諸君作卷送之時庚子二月也歸一年而先生訃至為心喪每以不獲再詣安豐為恨歸既罷去其業至

是愈以倡學自任方鄉居日與里族談學里人環堵而聽歌聲常徹四野維時湖以南素不知有學公崛興風動遐邇吾武邑彭健堂顯卿首毅然往師事之遂以轉告同黨有志之士皆相繼執北面禮及公來遊邑中從者彌衆王君立齋有我欲終身横江子之句大司馬凝齋劉公時未第顧以信慕公父一溪翁訶止其行則日與彭君過從私所論議獨有契也其後劉公雅談名理有聲縉紳間本之則公倡云公造沈邃而智開朗妙得

章句之外所與同志語竟日乃莫不歎服曰自吾見先生始得聞之其教人惟自體驗身心初不規責人過失或不得已但曰某不用功如用功則自無差失矣有問功夫者每於坐定時指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體乃示以慎獨之功聞者咸見意趣莫不樂學公别築一室便生業以給來學門人滇中李明著謂為小人之事公曰得諸友來共明此道使善人益多雖躬耕亦為天下養賢固無愛於吾力也所著有立志盟省道説了心説惟

以明學旨不斬為工別駕王劈泉公造請其門洽旬而後去月崖李公平大槁峒寇諮於公卒以收捷州守蔣可齋公特加延禮迎宿於署中萬公守素則為題楚南獨秀扁贈之癸亥以疾終正寢將屬纊盧君進曰先生棄弟子往何處也先生涵養有年心體今若何公曰我此心明明白白再問生死證驗曰無今亦只有此心初盧君之從公學也嘗問打疊此心潔淨似亦無用公曰陽明先生云只因此〻子還嫌少空自支離過一生又誦

程子語云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忽不覺言下有省盧君歸久不至即以書名之曰吾欲爾來豈欲有弟子耶爾以我為師我亦如有師矣同堂共室積歲累月相觀砥礪久而功夫熟庶幾有成聖人之學豈容影響湊泊乎及論身方心圓心方身圓類精思冥解之語微盧君亦孰能抽其緒發其藏哉公配李氏有賢行子三天一天然天德傳主在著公之學他固不得備載爾

元平章陳有定　郭造卿

陳有定一名友定清流明溪人幼孤傭於橘州富室羅氏雖病頭瘡其狀魁岸有志略即樵爲戲輙設隊伍羅奇之將以爲壻其妻不悦以爲瘡頭郎因失鵝而奔宿於隣舍王氏之門其家夢虎踞門得有定大異名飲食乞於羅妻以女俾習商販善敗大困充明溪驛卒至正紅巾寇起壬辰寧化曹柳順據曹坊擁衆數萬其黨八十餘突來明溪索馬衆莫敢拒有定被酒半酣諭衆給

而盡殺之柳順怒率步騎千餘將屠明溪有定發老孺登寨誓其侶賴政孫通胡蟜等五百人乘柳順營自馳擊之斬獲過當遂進屠曹坊擒柳順以歸事聞授明溪寨廵檢羅翁賀之曰虎踞門之祥自此始矣有定謝以瘡頭郎豈敢翁謂不然陳嬰在秦以蒼頭封侯昔呼子者為之兆也子幸勉之大丈夫豈止此哉是年我太祖起濠州有定尋陞清流縣尉隣寇數十皆所剗平陞延平路總管戊戌十一月癸卯偽漢陳友諒將鄧克明陷

汀州越庚子進圍清流有定駐兵於縣前平安寨間道夜襲大敗之追於寧化清流以復繕崆峽嶺關寨及南北寨守之是年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禄以福寧州歸我太祖壬寅五月有定復汀州鑿九龍灘石通舟楫以運汀粮鄧克明偕胡廷瑞復滔邵武延平攻建寧城西北立數拾砦以鐵礮火箭雲車機弩攻突不少息凡十有八旬城中食且盡平章旺扎勒特穆爾謂非陳總管不可解八月壬辰有定奉檄偕行馳十數騎冒圍入城衆懽

呼陳總管來吾屬生矣有定叱守將阮德柔開北門焚橄欖山砦還奪水南砦敗之於菱角塘萬安州賊踐溺者千餘人孫通等尋復建陽崇安浦城諸縣有定尋復邵武郡縣賊散走輒遮殺之度三關以遁安撫使李國鳳上其功第一陞福建行省參政事乙巳四月太祖時為吳王命元降將胡深以處州總制王府參軍同指揮朱亮祖邔興耿天璧等統兵三萬五月至閩五戰浦城之南進克建陽崇安太祖甚慮有定豪悍捷至大喜以

所乘駿馬賜之有定赴建寧遣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繞深背以斷歸路深破其寨有定率牙將賴政等二千餘人突與深戰德柔逆兵夾攻深馬蹶被執頗寛遇之深為具道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援竇融歸漢事動之有定曰已既被執而且誘人不忠何耶我太祖遣使以良馬金帛贖深會有元使至督逼之遂殺深并其使我太祖震悼丙午興化林珙與惠安陳同柳博順仇殺引番阿固𪩘及伊巴尓希木兵時博順據興化行省檄有定

討捕番寇遂南下四月阿固濟黨博拜等攻興化寧真門有定子宗海已領兵夜入城明日開西南二門縱兵而出旗服鮮明步伐整肅亦思巴奚所恃弓箭刀牌宗海兵直搏之伊巴爾希木遂大敗僵屍數千追擒博拜等殺之是日有定師至撫集軍民完復路治聲勢赫然博順在城中聽令而同及珙皆領兵奉約束先是泉州賽甫丁據福州路戰敗餘衆航海還據泉州故有阿巫那之亂有定命宗海督博順及同等兵合珙水軍並攻泉

州自以師繼之五月克泉州擒阿巫那等興泉二郡始免於禍八月留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右丞修城池養鋭備儲分遣諸將各守郡縣時長汀人羅良授漳州路總管與有定素有郤九月有定使至漳良獨不下乃以書責有定有定大怒益發兵攻之良使三千人伏江東待之誡有警勿輕移忽有定兵千人夜攻海倉寨佯言奪海舟乘潮直下警至伏兵悉赴之有定遂渡柳營江士卒驚潰良逆戰敗績遂圍城良誓死守踰月部下有叛

者延有定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以其地勢完固乃鑿山以洩之而縮其城西凡平閩諸寨三百餘奄有潮州以行省郎中王翰德望素著表授潮州總管兼督廵梅惠丁未五年戊寅元以空名宣勑遣赴福建行省平章曲出及有定驗有功者授之政由有定出行省都司藍光獨謇謇持正一言不合遂拂衣歸蓋多更制用其私人朝廷命官不與矣福寧州人陳瑞生為福建宣慰使出鎮福清州拒有定被執憤罵見殺其妻及幼

女投井有定由福清平海上烏尾賊海上人立碑頌之
崇安令孔楷拒有定而死建陽人詹翰自保障其鄉不
從有定遇害有定於建陽因閩越王大潭城址增築之
以備我太祖兵先是胡深没太祖問太史令劉基基以
有定守株虜腹中無書不足畏惟方谷珍負山跨海可
虞既平珍由海入閩取之如反掌耳九月命御史大夫
湯和都督吳禎領兵三萬征方谷珍谷珍請救有定恨
其部下悮殺海戍不之援谷珍遁於海十月甲子命平

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相何文輝副之湖廣參政戴德彞隨行由江西取福建以廷瑞本偽漢將嘗攻閩中而知地理險易也十月壬寅廷瑞攻杉關賴政為指揮戰屢不克退保汀州廷瑞遣指揮沈守仁費子賢秉勝略光澤下之十一月甲辰廷瑞至邵武守將李宗茂降丁巳至建陽守臣曹復疇降留沈守仁守之是時方谷珍降得舟楫萬計戊午勑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都督吳禎舟師自明州由海道以取福

建巳未廣信衛指揮沐英帥師破分水關畧崇安縣克之太祖問閩中諸將於御史中丞章溢對曰兩道進兵此固必勝宜兼用韓信修棧道度陳倉之策閩人尤聞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更引一軍從浦城取建陽萬全計也次日詔文忠等出師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之文忠督部將繆美鎮撫譚濟等兵三萬攻浦城有定守禦偏將胡螭豪悍多力屢出死戰美濟兵屢不利文忠復遣萬戶武德兵挑戰璃不為意閉關酣酒而卧繆美武

德乘夜雨斫關入醉起手刃數十人時大寒血凝刃遂敗死進攻無蓋銅船山寨文忠不敢輕進乃屯浦城待海師消息有定大驚自率兵至延平復遣兵至邵武建陽十二月湯和廖永忠徐大興吳禎費聚謝得清等帥舟師由明州海道擒把海指揮孫通嚴程乘虛而下不數日掩至福州城下圍西南水部三門直入鼓譟守臣曲出遁守將瑪爾達出降湯和整衆入行省宣政院事多爾行省郎中拜特穆耳死之廣東廉訪司僉事呼圖

布迪音寓福州投井死江西行省郎中吕復攝長樂自經死行臺侍御史韓準病不服藥卒元參政王仁遣宣慰使闗珠至興化諭降有定所設府判徐昪及元帥王思義葉萬等殺珠及經歷鄭元明走泉州軍民自至福州納欵戊申正月乙亥太祖即皇帝位改元壬午胡廷瑞至建寧參政陳子竒堅守壬辰克建寧執陳子竒檻送京師湯和等命指揮孫虎督新附者守福州乘勢自水口舟騎並抵延平水南隅溪而陣廖永忠渡水攻西門

有定倉卒遣參政文殊哈雅指揮賴政等七戰不勝閉門堅守湯和奉命招降有定嗔目語我為元守土官可以土地易富貴耶子宗海叩諫不聽遣其出守將樂將佐知其不降乃請出戰有定疑携異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徐大興攻東北門廖永忠攻西南門四門鼓譟勢急聞李文忠胡廷瑞兵逼度不能支乃衣冠北面拜訖退省堂仰孔雀血以死文殊哈雅等輿屍出降至神武門疾雷震醒械送京師宗海自將樂來歸和

并執之有定至京師帝將釋之授以元官曰不降伏銅馬古炮烙刑也有定伏之命瘞其屍或云有定死時賜深子欒之祭其父云三月辛未師至漳州達嚕噶齊特哩必㸃死焉五月丙寅有定故將金子隆攻延平官軍出陳於城南橋以禦之指揮蔡玉大破其衆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等負險拒守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拔閩溪十八寨擒馮谷保廖永忠撫漳泉閩地悉平王翰居十年因薦書至引決藍光深衣隱居教授三十年卒羅良

有別傳福清參軍陳八不仕藏有定像長身巨目狀貌偉然今其家尚世祀之當有定興屬元皆以非世所敢指名莫不多羅翁知人及王氏之得壻也迨敗禍必及之故二氏無歸附者人乃言曰有定一時雖虎踞閩故王地踞其門而為贅是若贅麗非所有也陳嬰從母言不蒼頭持起乃興有定暴得大名則不祥固宜羅翁之知不及陳母遠矣葢以成敗論之故不知者諱焉史氏曰有定起布衣平巨寇以累功而受元職視僞漢輩不

同其自稱許輙曰元吾主云既爲右丞郡縣不服則征之其時既亂自以便宜從事爾平章多爾輩多元死節之臣倘有定跋扈據閩則當死之觀其所攻漳州而特哩必黙不死可知矣第真主龍興不知如胡深棄元歸順是其頑也嗟夫元既失政天下共起即有定終非純臣寧非滕廣田横者流歟得王失虜益難言之矣

洪溪子　楊兆京

洪溪子者不知何許人余亦未嘗識其面與友人浙中

陸生善生七八歲時遇洪溪於途撫之笑曰子識我乎尚憶松溪對月説無生否也越十載陸高才年少聲華籍甚步自西湖不意中與洪溪遇陸亦欣然若故人相與握手慇懃洪溪歎曰吾子氣静而神深氣静可與入道情深易於溺縁譬如利𠒹本有剸犀切玉之貲用倒之鮮不血指矣陸服其言汗浹沾背然未能改也又五載陸再遊杭則聲名益振文章益雄日與名公卿爲伍一日正杜門却掃焚香獨坐則洪溪忽復相訪欷歔太

息曰吾子世味愈深本來面目愈遠矣陸曰我亦不自知其故然嘗聞之凡人才與情相生其往往自負情多豈爲才所誤耶洪溪曰然但文人結習自是如此聖人忘情其次不能無所寄顧用之何如耳興會所之何不放懷山水寓意琴書與夫朝有花夕有月其爲所愛與嗜慾何異然取之莫競與心無係其損益殊矣吾雖羽流頗好翰墨嘗藏古畫一軸當出以相賞展卷凡數幅或作玉堂貴客或作麟閣功臣或作紅樓歌舞或作北

切送客曰人間事盡如斯矣陸爽然悔悟欲從之入山洪溪曰入道之人非剛腸烈性不可子胷中不無係戀恐未能終始然仙風固在終當相度也遂謝余嘗遇陸於山中寒夜挑燈對榻細述其概余喜其言多近道故傳其事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六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傳四十一

雜傳

東靈公　翁萬達

東靈公一日坐虛堂午静有客偉如揖之進三叩之始言曰余閩人也世家海之南嶠西丘有貴士行吾惑焉東靈公曰余聞如何客曰西丘士少也貧偕其兄效登瀛鄉

人愛之後遊江浙間學事親之道遂以孝名海内一旦其親病顧謂隣之子曰相而之股肥吾聞股可以食人今吾親病且劇請借而之股以充如何隣之子難之士曰而好善乎吾苟可以成孝名而何愛一股隣之子曰股之割痛曷勝哉士曰君子成人之美是之謂得其本心不忍其膚之痛則本心安在以彼易此而奚擇隣之子退以語其友友恕導之使反之曰而欲行而孝而有股何求於我士曰予股瘠而股即予股予親即而親之身予聞至德不有

已大道不絶人求而勿與仁者勿為也隣之子聽之疑退以語其友友益怒導之使反之曰而利借予肥予親使不幸而有疾則將使誰割乎且君子不以非禮養其親割他人之股以食之非禮也而奚過而固請以而之股易予股痛惟均食惟均而士且撫親之腹以俟東靈公曰先生且休矣今之士多類此也客再拜而退

痼居先生　王格

先生漢左之餘民也始嘗仕至簽察矣後以罪廢先生性

稟孱弱冠即瘠癯類老人生平抱肝脾之疾不能多食多輒彭亨噯日夜不肯已年三十五病大進家人為求方餌及他吐納食氣之術居歲餘良間先生以為適然耳不足深慮即出與人間事擾擾者踰十年而病又作遂更治治略如昔愈之期亦同先生益易之御塵鞅不少省啬至五十九先生老矣有以文學事干先生者先生素不能然心好其名不欲遽謝閉戸操筆硯數月而訖事遂又病病五年先生年六十三矣而竟痼無瘳初先生病也坐一室惡

聞人聲人有造先生者語刺刺壯以近先生先生默然而已夜無多寐即寐亦不能甘夢中多迂怪事獨處未嘗輟呻吟慘色被面常對左右自言狀殊頻複厭聽其子見其然大懼於是行療治視前二度更力下及卜算禱祠不絶於門卒無驗勢既窘則為辦衾襲椑器請凶具卒卒可畏計先生之活似不能朝夕者雖先生亦自以為然也朋舊間聞之日偵音耗慰而餽之者頗屬於道然先生則未即死遲迴歲月以至於其久如此於是

人稍疑焉懼而療而偵且慰者悉漸少於常時蓋自憎先生者其心固不可測愛先生者或以先生為可起矣而不知先生實困篤視初病無少損未必其究竟也先生無以自明因自號痼居先生以諭其家之衆而定其意焉嗚呼先生有七尺之軀而不能自愛以至於此昔楊子雲造小賦至病氣一年能與否雖不可並語其類於人一也此先生之所知而顚蹈之何歟語有之曰三折肱為良醫夫肱之於人幾也而折焉以至於三雖為

良醫弗顧矣先生之折蓋有不止於肱者而所遭適與之符而又未能為良醫其將安所底止耶吁可哀已嘉靖甲子歲旦先生自撰

王承奉張居正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敬皇帝為奉御侍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儕輩以是不得久内庭出為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

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游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痿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梁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郎具

所生母姓名及産媪狀闗相長史乃得奏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宫人有娠及産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耶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脅承奉承奉終不為動王乃名承奉繆為好語曰而不知子之為病耶事成而有後主而富貴可長保獨奈何為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顧此事渉欺罔法例甚嚴王子非真子外悉知之後

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命王繆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紿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奈何懟以首撞壁大呼曰生不幸為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為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即閉户自經繩欲絶會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閹語及孝廟時輙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猶能歷

歷道也何敬皇帝時人物之茂其廝隷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為利回不為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内庭凭樞密如近時輿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

朱山人 敖敬

朱山人名衡字平甫山人生而魁梧有膂力警悟過人年十五乃遠遊之大梁適齊魯久客京師挾奇方醫術能詩能畫能琴能射挽五石王弧如牽絲巧貫蝨也是

時孛賊反於寧夏倭奴擾於東藩山人拊臂嘆曰士不能為隋陸當忍意作絳灌何至守刀筆泣窮途乎手不釋孫吳百將七畧八陣諸書重趼擔簦走薊門度遼海入大同寧夏榆林九邊要害涉歴頗遍彈鋏無門而崩緤行欲斷矣自知數奇還里僦居如甌窶與屠狗賣醬者為隣有詩云借居編户小如拳半掩琴書半坐眠不是啟期能自解那將三樂向人傳比值歲儉半菽不飽有詩云老去難禁韋布寒愁懷未遣一

時安而今始信凶年穀細數瓊瑶并日餐邑侯王南垣公雅重之山人義不枉以詩謝有犬臥山村月牛忙穀雨田逢人問子羽未敢至堂前之句南垣公時時損廪周之晚益貧罄無子遺懐詩云疎竹藏風雨寒花護槿籬王陵尚有母伯道已無兒所著有紫衲道人吟卷皆激楚之音也余初棄官歸閶山人名籍甚闕面造焉歡如舊識余時為園西郊外與山人日攜手往來泉石間夜或共被旬日一别别一二復聚言笑晏晏至忘爾

汝園工小就余謝客著書門跡如掃獨山人月一至省
試余所為歡然相勸勉也門外有事不知則山人來一
起余門內有事不達則山人去為余謝過仲尼嘗言自
吾有由惡言不至於耳余年來潛心經籍得以從容卒
業離羣索居而不見慍於鄉黨者良朋之助也死生契
闊於今三年念我共人涕零如雨昔歲遼左西川變起
倉卒當事者募財官謀士余勸山人駕山人曰少不如
人老何能為年過六十家無血胤萬里裹革誰為輿尸

忿悁鬱鬱不得志遂抱中懑之疾朝夕不能撍一米而
軀幹猶偉談笑昂藏如常一日舉所蓄怪石一枚貽余
曰平生一片心惟石丈知我盡檢書硯琴劍賣以為棺
有田數畝分給從子麟振壻甘應澤以其老妻託二子
遂絶粒不食七日而卒容色莞爾如生舍者異之時天
啓壬戌九月二十日也先是余有内艱山人扶病來哭
越十有五日山人訃聞余哭之苫塊間不得往視殯比
葬扶杖送之門外又不得執紼及坎抱此長恨如何可

言嗚呼平甫士生於亂世立名易於平世立名難求知己於豐盛時易於蕭索時難世亂雖微節可表世平即多才何用豐盛雖他人易合蕭索即親戚亦疎才如山人而竟老死飢寒沒沒牖下所遇之時然也余罷官幽棲茅衡晝掩二十年蓬逕羅雀獨山人一榻孤懸豈余能知山人山人知余耳昔虞仲翔見放自恨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恨惜哉余有一人知已而先余死更求一似山人者則空谷

之足音矣荒庭寂寞舊雨來稀憔悴衰老生無密友死誰為弔客我其已矣忽今五月八日夜夢山人向予呼石工覺而悟山人臨死贈我石意在斯乎久欲為山人勒碑以諒陰廢業而山人入夢要我如生平可謂投分寄石友者矣昔蔡中郎常為人碑文獨郭有道為無愧余才謝中郎何足以傳山人顧山人知余生平不為人作傳為人作傳者獨山人一人而已矣時天啓四年歲在甲子仲夏同邑友人郝敬撰

雲浦陳先生　顧憲成

雲浦陳先生者無錫之宅仁里人也名忠言更名以忠字貞浦先生生而恢奇多智弱冠補邑諸生居數年去為太學生太學生之四年舉明經又四年釋褐知寧鄉縣已稍遷知寧州無何用事貶知竇雞縣居一年復徙知光州所在有聲跡天下知其非庸人也先生好讀書能古文辭又好孫吴家言徧通其指少暇輒習騎射以為即一日得備當世緩急不虛耳先生有大度於天下

無所不可簡而近人其好善天性也其有當於意即王公大人津津誦說之終不以為嫌即在下輩惟恐其不得亟聞於人即其人故所習恨知之晚即不習欣然遇之也當余結髮而習句讀最微鮮耳先生顧數見賞異之已數謂余弟若當不減而兄也先生亦數對客稱其子耕似已或曰殆其勝之客笑謂固有父譽子者乎先生亦笑也而曰自我有之何不可者我乃父子自為知已也松陵王山人承甫著聲於詩酒往來燕趙間欲以

陰求天下長者而是時先生適游太學遇諸婁江王太史座上心異之徐引與語大悅曰吾相天下士多矣無如足下者因從之游不去其大司成亦內奇先生為寬諸約束益得自愉快時時相對說劍為豪飲酒酣仰天嗚嗚意氣淋漓慷慨無賴間衣敝衣行市中數問市人荆卿高漸離安在市人不省何語以為怪呵之先生愈喜同舍生齊人王明經榮中誣於法應得戍衆寃之莫敢發言先生遽入白諸大司成壯而許之王得落為諸

生未幾復舉於其鄉矣先生以是益籍籍公卿間矣而顧愠謂王山人秉人之急而食其名吾不忍為也亞相慈溪袁公生貴甚意薄小一世而會從其客張戸侯所見先生文才之特欲知先生則以私於大司成謂此貴人必無往先生曰固也雖然不可以貴人而賤吾等耳遂往袁公一見遽命酒如生平懽坐語移日先生侃侃益發舒絶不似儒生故有所貶損而袁公之下之益甚左右皆驚竊竊言渠何為者妄人耳乃敢與我主入翁

鈞閭者賢袁公而重先生久之客益日進先生曰是徒為名高者非能解我也意頗厭之遂與山人次第歸歸而為園於居之偏築室數椽旁樹竹萬竿日夜讀書其中謂山人而今而后庶幾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老矣山人張目不答先生知其指稍試為吏遂又褎然稱名吏也而第其為人廓落人視之表裏立見亦立盡不能陰陽與俱又其才雄形不為人下易傾也又終其身不能博一第既晚而后仕少年耳目狹尋常畜之以故無

由越州縣以顯而世亦無由盡先生之用余嘗從容言

其意先生黙然良久曰子知其一不知其二始余為寧

鄉以湖北暴胥故愿於分廵度旦夕㢡爾顧余投劾乞

歸者三不得也直指且過寧勞余余請曰明公必不去

某者其盡縛諸暴胥以謝寧士民直指許之其后竟以

最遷及其為寧州州最苦盧源賊莫能誰何余先后計

下其渠魁數人俘五十人破散其黨數十百人州頼以

完中丞擬特疏薦余矣俄而流賊二十四人道寧且竄

去御史者不知何闒賊中寧也上疏論余而屏其功不録竟以罪貶功名之際聖哲不能定而何以為言乎子休矣先生又善邑人胡御史通州顧少參湖州范太史其人皆倜儻自喜瑕瑜不掩非闒然媚世求免非刺者也其善武進謝令嘗忤一御史坐論賓客故人相引而怠傲先生獨迎而舍之為供具甚設又為資募辨客百方居間事得已其居田善余先府君日者善京山李大參及高邑趙計部始計部為汝南司理先生其屬吏也

而獨偉視先生即往謁司理輒止飲飲輒醉有時誤為

爾汝先生覺之前為謝司理笑曰其固以余為非夫乎

後遂不謝及先生没計部過余為涕泣而言先生也退

而相與撰次其行事余往閭里中父老言先生故嘉定

人其先有道真者與僧道衍善嘗遺詩諷之隱不報乃

稍稍自匿一日挈其妻子而來因家焉子孫皆貴以修

約為名惟先生之父石村翁亦然至於先生亦如此顧

憲成曰余故與先生同里里於邑東偏其人木强少智

略於是乎有先生見為易豪耳及余長而從三吳長者游其慕說先生甚於其里已客燕從四方長者游其慕說先生又甚於其邑也乃今慕說先生者又甚於其在時矣余於是而知先生之不易盡也方以其淹於州縣之間以死為恨嗟乎誠以其淹於州縣之間以死為恨夫何足以窺先生哉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七